

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 美编/周斌

世上满樱花

□赵淑萍

“不见方三日，世上满樱花”。春天，在我们的翘首期盼中，姗姗来迟。可是，她来了，却又如此神速。下了几天雨，出去，梅花已经残了，玉兰花开了，结香花开了，最绚丽浪漫的当属樱花。白色、粉色、深粉色、红色的樱花，如漫天飞雪，又如氤氲的云雾。风吹过，樱花就下了一阵花瓣雨。落红点点，轻薄脆弱，晶莹剔透，让人怜惜。

樱花，总让人想到日本。中学课本中，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中有一句“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至今印象深刻。那时候花不多，樱花就更少见了。

后来，读了一些日本的文学作品，发现，樱花，是一个绕不开的象征。川端康成的《雪国》中，樱花的凋零就象征着人物情感的变化与人生的无常。在他的另一作品《古都》中，更是写到了主人公躺在红色垂樱树下的浪漫画面。一生追求唯美风格的川端康成认为樱花具有“物哀”的阴柔美和“毅然赴死”的阳刚美双重涵义，而“物哀”是日本文学中的一个核心美学的概念。在谷崎润一郎小说改编的电影《细雪》中，最旖旎的画面就是那些穿着和服的曼妙女子在樱花树下翩翩走过。

春天，日本专门有赏樱的活动，称为“花见”。人们甚至整夜在樱花树下弹琴、喝茶或清谈。日本俳句和和歌中，“樱花”很多。“春之夜，东风轻拂，樱花飘落”“人世皆攘攘，樱花默然转瞬逝”，无不弥漫着一种清愁。“树下肉丝汤，飘落樱花瓣”。一俗一雅，倒也别有一番风趣。

那么，日本是不是最早种植樱花的国家呢？据日本权威的樱花专著《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中国，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过去的，时间在唐朝。据有关专家考证，秦汉时期，官苑之中，已栽培樱花。唐代，普通人家的私家庭院，也种植起樱花。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原生樱属植物仅十来种，日本官方和民间在近1500年的时间里利用本土的野生樱属植物悉心栽培培育出300多个樱花品种，对樱花，可谓“用情至深”。



中国历代写樱花的诗词不多，但不乏佳作。樱花，除了对美丽的转瞬即逝的悲哀，更多的是相思。这里选两首唐诗吧。唐代李商隐有一首《无题》：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劝君莫问芳菲节，故园风雨正凄其。这是对樱花绚烂而风雨无情的感慨。唐代元稹的《折枝花赠行》：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别后相思最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灿烂樱花和相思红豆，也有得一比。

民国时的苏曼殊，被称为诗僧、画僧、革命僧，他多次写到樱花。“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明艳热烈的樱花，遁入空门的僧人，世间未了的情债，更加增添了一份凄美和无奈。而苏曼殊的英年早逝，也如飘零的樱花。

周恩来总理留下的诗作不多。他在南开学校学习，首次公开发表诗歌作品《春日偶成》（二首）中有一首就写到了樱花：“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里，相思又一年。”

如今，在中国，樱花是越来越多了，赏樱也成为春日的盛事。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北京的玉渊潭公园、杭州的樱花园……在宁波，无论是杖锡深山，还是鄞州的樱花公园、奉化的徐凫岩玻璃栈道，都是赏樱好去处，尤其是樱花公园。

1983年，宁波和日本长冈京市结成友好城市。1997年，为纪念缔结友好城市十五周年，宁波专门建了樱花公园。这里的樱花有20多个品种，关山樱、染井吉野、泡桐樱、中国红……从三月到四月，次第开放。花开得盛时，一踏上公园的樱花栈道，就如进入了一片粉色的花海，又如在层层轻云间行走。樱花在枝头成簇开放，绵密繁盛，春之生机、春之热烈、春之明媚展示到了极点。人们或漫步在花间小道，或驻足樱花树下，或静静坐着，享受着阳光，也享受着樱花雨。每个人的笑容，因为樱花而明亮柔和。

行走甬城，湖畔、桥边、江边、小区绿地，冷不防，就有一树樱花闪现在你的视野里。就像美丽婀娜、巧笑倩兮的少女，给甬城的春天增添了楚楚韵致。

樱花的美好和短暂，丰富着人们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力。人们在一起欣赏美，怜惜美，这种共情共享，才是樱花给予的最重要的意义。与其沉溺于“物哀”，不如共同珍惜春天，珍惜生命。

丑风筝

□李洋江



这是三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正午的阳光和煦而热烈。春风起劲地吹着，传来初春特有的撩人心弦的气息。中山广场的空地上，数十个孩子，正在父母的陪伴下放风筝。

孩子们叫着、笑着、快乐地奔跑着，一只只精致的风筝在他们的手中飞起来，又很快地跌下去。但他们乐此不疲，在父母的呐喊助威声中，他们一次次重复着放飞的动作。终于，有风筝从孩子们的手中飞起来了，一只，两只，三只……

那些从工艺品商店买来的，造型各异而又制作精良的风筝在半空中摇头摆尾，像在向快乐的孩子们招手致意。

此刻，阳光下的中山广场，因为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和在风中舞蹈着的风筝而显得特别地欢乐而又祥和。

忽然，从我的身后传来一阵异常脆亮的笑声，笑声中又夹杂着听不懂的外地口音。我转过身，一对父子的身影走进了我的视野。那个男孩，十二三岁的模样，虎头虎脑地透着几分机灵，可身上穿的却是不合体的旧衣服。再看他的父亲，一副外来务工人员的装束，乱蓬蓬的头发支楞着，破旧的衣服上沾满了泥灰。他的脸色疲惫，皱纹密布，深深地写着打工生活的艰辛。

这时我注意到，那个孩子的手上拿着一个风筝。原来，他们也是来放风筝的。

这是一只制作十分简陋的风筝。它用四根一尺余长的毛竹片做成一个框，框内糊着一层塑料纸，一端贴着两根又细又长的用旧报纸裁成的风筝尾巴。孩子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

圈缠绕在烟盒上的白纱线，把线头拴在了风筝头上。

这真是一只丑陋的风筝，它粗糙得不能再粗糙。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这对父子要把它放上天的情绪。那个小男孩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拴好了线的风筝，起劲地向前跑去，他的小脸涨得通红。可是，那只怪异的小风筝，在脱离了孩子的手后，只是轻轻地摇晃了几下，一头栽落地上。孩子并未泄气，不断地重复前面的动作。很快地，汗水爬满了孩子的额头；父亲在孩子的身后配合着他的奔跑和放飞风筝的动作，不停地收线、放线，全然不顾周围人们怪异的眼光。

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后，父亲停下手来，对着纸风筝思考了一会儿，接着动手把那条长长的风筝尾巴掐去了一段。孩子再也呆不住了，从父亲手中抢过风筝，像一匹撒欢的小马驹再一次轻轻地飞跑起来。那父亲朝着孩子，用沙哑的嗓音大声地喊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为孩子加油。当孩子跑出最高速度的那一刻，只听父亲猛地大吼一声：“放手”。在孩子扬手放开风筝的一刹那，父亲猛地一拽风筝线，那只丑陋的风筝摇摇晃晃地飞了起来。只见父亲一边仰着头使劲地上下左右抖动着风筝线，调整着风筝的飞舞姿态，一边用家乡话和他的儿子热切地交谈着。再看这一对父子此时此刻的神情吧：父亲两眼放光，脸上泛起一层红晕；孩子的脸上也溢满了兴奋和骄傲。汗水顺着爷俩的黑脸直往下淌。

不一会，这只丑陋的纸风筝融入了一大群美丽的风筝队伍，蹒跚在三月的阳光春风下，也定格在我的记忆中。